

五之案探士凡洛斐

古甲虫

譯青小程 著痕達范

行印局書界世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新三版

古甲蟲

原著者 范邁痕
譯者 程小肯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各埠世界書局

譯者序

當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福爾摩斯探案的著者，英國柯南道爾爵士的死耗傳佈以後，全世界愛讀偵探小說的人們，都情不自禁地引起一種驚異，有幾個甚至發表他們同情的嘆息：「死了一個健全的偵探小說作者！這是讀者們多麼的損失啊！」的確，自從一八四一年，哀迪蒲挨命坡的第一篇偵探小說——麥格路的兇案——出版以後，一百年之間，偵探小說的演進，從萌芽而滋長發榮，而抽條佈幹，而開花結實，那最後的收穫者，自不能不讓給奧賽柯南道爾。因為從質和量的方面，在這短短的偵探小說演進史上，他當真處於集大成的地位。他的死，實不能不認為偵探小說界上一大損失。

可是在這不幸的消息傳佈以後，接著的是一個可喜的消息，就是那美國范達痕筆下的斐洛凡士探案，繼續着福爾摩斯的地位，也已與世人相見了。

斐洛凡士的作者范達痕 (S. S. Van Dine) 在文壇上似乎是一個後起的作者。當他的第一篇貝森血案

(The Benson Murder Case) 發表以後，讀者們因着這案子的一鳴驚人，會引起過一陣偵探的趣事。大家要知道這個不見經傳的作者，怎麼會有此一技靈動的妙筆？初出茅廬人怎麼能有此驚人的貢獻。其實這作者的眞名，叫做衛拉特賴 哀說 (Willard H. Wright) 本是一個久職文壇的老將。前幾年我所譯的世界名家偵探小說集，就是他所選輯的。他對於文學，哲學，美學等，都有深切的研究，關於這一類的著作，也有十數種之多。至於他從事偵探小說的動機也很有趣。某年，他不幸患病進了醫院，據醫生的診斷，至少須在醫院中靜養一年半，至二年的時間。在這時期中，醫生又禁止他用腦，擯絕一切書報。後來他因着受不住寂寞和沉悶的痛苦，便向醫生商量，可否應許他瞧瞧那些他平素認為不屑讀的偵探小說，以資消遣。他曾坦白地承認過，他那時會和一般人一樣，抱着獵異的成見，以為偵探小說祇是一種蘇腦消遣的小說，沒有多大價值。他在百無聊賴的病院生活中，

纔想到把來解解煩悶。不知那醫生的應許，竟很有造於他，也有造於一般讀者。他曾選購了各種世界著名的偵探小說——多至二百餘種——消磨了他一年半的病院生活。當他出院的時候，便拋棄了他向日的成見，深自懺悔，認為偵探小說在文藝的領域中確有它獨立的範疇。同時他又給偵探小說訂下了幾個定例，於是便着手創作起來。那第一篇的貝森血案，就是他的嘗試的成功作品。因據他的自述，這貝森血案出版以後，接連着再版，在一年中間，他個人所獲，竟超過他在以往十年中著作上所獲的總數！這也可見他成功的一斑了。

范達痕的作風，是有獨立的體裁的。那主角凡士雖也採用了華生式的助手，——凡士常簡稱他范——但那助手卻祇礙獸地專司紀錄，和華生的有時也許參加意見和動作，並不相同。那主角斐洛凡士的鎮靜，

嚴冷，幽默和諷諧中，往往參入諷刺成分的特性，也和別的主角不同。他所運用的偵探方法，也偏重於心理的分析方面。這是種新興的科學，以前的偵探小說，雖然間有採用過，若使和他比較，那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語了。他的心理的演繹和推論，既然完全是根據科學的，所以那剝繭抽絲緊張詭奇的作品，除了給予讀者們一種懸疑和驚奇的刺激以外，還可以給予讀者們理智的啓示和導入科學的領域。這就是我介紹這作品的本旨。在現在科學思想落後的我國，一般人的理智，既都被那傳統的頹廢，迷信，和玄想等等深深地壓伏住了，那末，這種含有啓示作用的作品，至少總可當得一種適合這個時代的興奮劑。

斐洛凡士探案到現在為止，已出版了十一種，譯者已完全譯成，希望讀者們給予批評和指教。

程小青

目次

第一章	謀殺案	一
第二章	賽克梅脫神的復仇	一〇
第三章	古甲蟲	二〇
第四章	血中的足迹	二四
第五章	博士夫人	三三
第六章	四小時的任務	四三
第七章	指印	四九
第八章	書室中	五七
第九章	凡士的實驗	六七
第十章	黃鉛筆	七三
第十一章	咖啡濾器	八二
第十二章	鴉片粉罐	九二
第十三章	一種脫逃的企圖	一〇一

第十四章	一封祕密交孚的信·····	一一一
第十五章	凡士所得到的發見·····	一二一
第十六章	半夜的造訪·····	一二七
第十七章	金色的短劍·····	一三七
第十八章	博物院中的燈光·····	一四七
第十九章	一個沒有實踐的約會·····	一五八
第二十章	黑花崗石的石槨·····	一六七
第二十一章	兇手·····	一七八
第二十二章	愛那別斯的裁判·····	一九二

第一章 謀殺案

(七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

梁洛凡士參加這一件古甲蟲兇案是出於偶然的機緣。不過即使他不自動參加，那紐約的地方律師約翰麥根在遲早之間也無疑地會把凡士牽連過去的。假使在發案之初，凡士不曾首先到場舉動，那末，他雖有緻密的分析的頭腦，和他的超越的熟悉人類心理的智識，但他能否查明這一件奇詭而驚人的兇案，還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後來所以能指實那個兇手，就因着他最和察勘的時候，親眼瞧見了幾種重要的線索。

這些線索從物質的觀點上看，很容易引到歧路上去，但在凡士的眼中，卻利用着做了窺測兇手的心智的秘鑰；因此，使他抉發了一件在現代警務史上稀有而不可思議的疑案。

那一位美術鑑賞家培羅爾老紳士的慘遭兇殺，當時便被社會上一般人叫做古甲蟲兇案。因為這件事發生在一所著名的私立的埃及古物博物院中；並且死者殘毀的屍體旁邊，又發現了一枚稀有的藍色

琉璃的古甲蟲。

這一枚巨價的古物上頭，還刻着一個古代埃及法老（法老係埃及王的稱謂）的名字。凡士就靠着這個東西做成了一種重要的證據。警察們對於這枚甲蟲，祇看做一種指示那甲蟲的主人的證據。但凡士對於這個膚淺而顯明的解釋，卻並不贊同。

他同警佐歐奈斯海斯說道：「兇手們並不一定會把他們的拜訪名片，放在他們所謀害的人的胸襟裏的。現在我們發現了這枚藍琉璃的古甲蟲，在心理和證據方面固然都很重要，但我們還不能過於樂觀而急促地下任何結論。這件詭秘兇案中的唯一重要的問題，就是那兇手為什麼和怎樣把這個古物放在屍體旁邊。我們找到了這一種奇怪舉動的理由，那末，我們就可以發見這兇案本身的祕密了。」

那間執的警佐，當時曾反對凡士的見解，和譏笑他的懷疑。但不到一天功夫，他又坦白承認凡士的

見解不錯。這件兇案當真並不像初看眼時所見的表面現象那麼簡單。

我已經說過，凡士參加這件兇案是出於偶然的機緣。那時這兇案還不曾報告到警務部去。他有一個朋友，發現了密司脫凱爾的屍體，便立即把這兇耗來報告他。

那是七月十三日，星期五的早晨。凡士在他的東三十八街寓所中的屋頂花園中，吃過了他的過時的早餐，接着回到他的書室中去，繼續翻譯米乃特的殘稿。這殘稿他在好幾年前到埃及去遊歷時，從埃及的舊紙軸中發現的。在那時候，他的僕人寇利輕輕地走進書室，顯着一種抱歉的神氣報告有客。

「先生，密司脫唐乃而史加蘭脫來了。他顯得非常驚惶。請求你立刻見他。」

凡士停了筆擡起頭來，神氣上有些厭煩。「史加蘭脫嗎？真掃興！他為什麼在驚惶的當兒來見我？我卻願意見見那些態度安靜的人。你可曾給他一杯白蘭地和蘇打，或其他飲料？」

寇利解釋道：「我已擅自斟了一杯可佛雪白蘭地給他。但我記得密司脫史加蘭脫是喜歡喝拿破崙的考

拿納克酒的。」

「唉，是的，他當真如此。寇利，你的話不錯。」凡士懶洋洋地燒着了一支雷琪紙煙，又靜悄悄地吐吸了一會。「你等他的神經恢復了他的安靜常態，然後領他到這裏來。」

寇利鞠了一個躬，回身出去。

這天早晨，我在給凡士編列他的注釋的文件，故而和他同在一起。這時他向我說話。

「這史加蘭脫怪有趣。范，你還記得他嗎？」

我曾經遇見史加蘭脫兩次。但我應承認，在最近一兩月中，絕不會想念過他。這時候他的印象又重新在我腦中活躍起來。他是凡士在牛津大學時的同班朋友。當兩年前，凡士僑居在埃及的時候，也曾遇見過他。

史加蘭脫是一個古物學和埃及古物學的學者。他在牛津大學時，就研究這些考古的學術。他是在葛烈菲司教授手下畢業的。後來他又從事化學和攝影術的研究，以便他參加埃及及考古旅行時，可以利用這種技術。他是一個有錢的英國人，又是一個非職業的美術鑒賞者。所以他把考究埃及的古物，做了一種魔的

工作。

凡士到亞歷山大里亞去的時候，史加蘭脫恰在開羅的博物院的研究所中工作。這兩個人遇見以後，又繼續他們的往日的交誼。近來史加蘭脫到了美國來，在閣特姆白列司博士手下當一個職員。白列司博士是一個著名的埃及及古物學家，在東二十街格蘭茂雪公園對面的一宅老屋中，設立了一所專備埃及及古物的私家博物院。他到了美國以後，曾好幾次造訪凡士，我就在凡士的寓所中遇見他的。但是他每次造訪，總是因為凡士的請約，這天早晨他突然如其來，我真猜不到他的用意。因為他是一個拘守禮節的英國人，在社交的儀式上本是很拘禁的。

凡士的態度雖似有些厭憎淡漠，但他也明瞭想不出史加蘭脫的來意。

他緩緩地說：「史加蘭脫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也是很方正的。他為什麼在這個不相宜的時間來見我？並且他又為什麼驚慌？我希望不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臨到他的博學的僱主。范，你總知道白列司是一個卓越的人。他是一個全世界聞名的埃及及古物學家。」我記得凡士住在埃及及那年的冬天，他對於白列司

博士的工作引起了濃烈的興味。那時候博士正在探究埃及及喜克索諸王時代，在底比斯統治高埃及的法老即丹夫第五的墓地所在。當時凡士會跟着白列司博士，一同到埃及及諸王陵寢所在的山谷中去探險。就在那個當兒，凡士注意到米乃特的殘稿。後來他把殘稿帶回來從事翻譯的時候，那黑棋子兇案突然發生，才把這翻譯工作攔了下來。

凡士又注意到關於埃及的古代和中央諸國的種種不同的年表。不過他的研究並不出發於歷史的觀點，卻着眼在埃及及美術的演進點上。因着他的研究的結果，他便同情於白列司庸格的短年表。這年表假定喜克索諸王佔領埃及的時期，是在紀元前一八九八年到一五七七年，前後三百二十一年，和海爾庇脫利的長年表所估量的時期不同。凡士從喜克索諸王以前的美術品，和喜克索諸王顛覆以後的美術品上仔細察驗的結果，便估量這期間——從十二朝到十八朝——的距離，至多不過三百年。這估定的時期和短年表是相近的。因為喜克索諸王是亞洲的蠻人，對於埃及的雕刻多數摧毀。凡士把前後兩時期的石刻比較以後，便斷定這佔領的時期，不過三百年左右；否則，在第十

八代時的美術，勢必還要顯呈更豪落的迹象。

當七月十三日的早晨，我們正等候寇利把來客引導進來的時候，我的空間的腦府，便想到凡士的已往的考據工作。因着史加蘭脫的造訪，又鈎起了我的給凡士在考據上的打字和造表的厭倦工作的回憶。那時我發生了一種猜度的料想。史加蘭脫的突然拜訪，也許是和凡士的埃及古物的考據有關係的。我還不知不覺地追想兩年前冬天的經過情形，以便我對於史加蘭脫眼前的來意，有更明晰的瞭解。

但我對於當時實際上將要遭遇的事實，委實絕對沒有想到。這件事實在太驚怖和詭秘，故而已出了尋常的想像的範圍。這件事竟使我們從尋常的規例生活中提拔出來，闖進了一種恐怖而陰毒的境界裏去。因為這案中的事實，都是可怖而不可思議，好像是充滿着什麼巫者超自然的幻術。原來這件案子的背景，真像古埃及的神祕性一般，隱藏着許多幽秘和近乎神話的詭奇事實。

史加蘭脫在寇利把活絡門拉開的時候，好像衝鋒一般地奔進書室裏來。他這種神氣若不是可佛雪酒增加了他的驚惶，那一定是寇利的奉命鎮攝他的神經工

作，已顯然失敗。

「凱爾已被人謀殺了！」那來客喊了一句，便把身子靠着桌邊，又把空洞的眼光瞧着凡士。

「唉，當真！這事很惱人！」凡士摸出他的紙煙盒來。「請吸一支我的雷琪紙煙。你可以覺得你旁邊的那隻椅子非常舒適。這是一隻卻而同椅子，我從倫敦買來的。事情真太糟，人們會遭謀殺，對不對？但你總知道也沒有辦法的。人類原是有殘殺根性的啊！」

他的冷淡態度果真給予史加蘭脫一種有效的印象。史加蘭脫也無力地坐到椅上，用他的顫動的手指，開始撚他的紙煙。

凡士頓了一頓，問道：「但你怎樣知道凱爾被謀殺的呢？」

史加蘭脫的身子一震，彷彿現着辯護的神氣，答道：「我應見他躺在那裏，他的頭被壓着。那景象很可怕！當然沒有疑惑！」

凡士懶洋洋地把身子靠着椅背，又把他的細長的手指兩相抵着，做成一種尖塔形狀。「他的頭什麼東西壓着的？他躺在什麼地方？並且你又怎樣發見他

的屍體？史加蘭說，定安神，請說得有頭緒些。」

史加蘭脫繯着眉峯，把紙煙深深地吸了幾口。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身高而瘦細，頭部卻比較寬大，他的顴角略略突出，圓而微凹。他的神氣像一個學者，不過卻不像是一個靜坐的書獃。因為他的體格上顯得壯健有力。他的臉色是深棧色的，彷彿是一個久居於風日之中的人。他的凝定的目光，含一種吸引力量。這神氣因着他的全禿的頭頂，又增加了威勢。但在我看來，他卻給我一種誠實和爽直的印象，同時又表現他的不列顛人的嚴整態度。

他略停一停，態度上比較稍微安靜，方始答道：「凡士，你的話不錯。你知道我在五月中跟着白列司博士到紐約來，充當他手下的一名職員。從那時至今，都給他料理技術方面的工作。我的寓所就在博物院轉角的歐文公寓。今天早晨，我有一組照片準備編類，所以在十點過後就到博物院裏去。」

凡士不在意地插口問道：「這是你尋常到院裏去的時間嗎？」

「唉，不。今天早晨我已略遲些。昨夜裏我們在製造上一次採掘旅行的經濟報告。」

「以後怎麼樣呢？」

史加蘭脫繼續道：「很奇怪。我平日進去，總要按門鈴的。但今天那博物院的前門略略開着，我因此覺得沒有煩擾勃羅希的必要。」

「勃羅希？」

「他是白列司的管家。當時我隨手推開了門，走進甬道裏去。那甬道右邊通博物院的鐵門，平日不下鎖的。所以我便把這鐵門推開。我剛才走下樓梯的當兒，聽見有一個人躺在這院屋的對面角裏。起初我以為那是一種裝木乃伊（不朽的乾屍）的龕匣，昨天我們沒有整理完畢。因為那裏的光線本是不很明亮的。但過了一回，我的眼睛習慣了這屋中的光線，才聽出那就是凱爾。他的身子彎曲着，兩隻手臂伸過了頭部。但那時我還以為他祇是偶然暈倒，故而急急走下梯級，向着屋角走去。」他停止了，從他的袖口裏拉出了一塊手巾，在他的發光的顴角上抹了一抹。

「唉！凡士，那真是一種可怕的景象！他的頭被一個新的石像打擊過，顛殼已像碎裂的雞蛋殼一般。這些石像本是我們在昨天方才陳列的，那個做兇惡的石像，那時還懸在她的額上。」

「你可會觸摸過任何東西？」

「天啊！沒有！」史加蘭說的語聲中充滿着恐

怖。「我的神經太脆弱，這景狀又太可怖，所以祇須一瞥之間，便可知道可憐的人已經死了！」

凡士向他細細地端相了一會。「那末，你第一件幹的什麼事？」

「我呼叫白列司博士。在這博物院後部的小小的螺旋樓梯之上，他有一間書室的。」

「但你沒有得到回答嗎？」

「沒有——沒有回答。因此——我老實說——我覺得驚嚇異常。那時我不願意被人家聽見我單獨和那屍體在一塊，故而就蹣跚着退到前門。我打算悄悄地走出，假裝不會到過那裏。」

「唉！」凡士喊了一聲，把身子僕向前些，很小心地選擇一支紙煙。「但你走到了街上以後，你又惶惑起來。」

「當真如此！我覺得讓那可憐的人躺在那裏，良心上未免不安；但同時我又怕牽涉在內，我向着第四蔭路進行，心中忖度着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竟視而不見地連接着撞了好幾個人。一會兒，我想到了你。我

知道你是熟悉白列司博士的，一定能給我一種指導。還有一點，我在這新的國土有些陌生。我也不知道怎樣報告這件事實。所以我急急地趕到你這寓所裏來。」他突然停止了，懇切地臨着凡士。「報告應有怎樣的手續呀？」

凡士伸伸他的長腿，閑閑地臨着他的紙煙的尾端。末後，他答道：「這手續我可以代辦，也不見得怎樣繁複。但因着情景的變異，方式也略有不同。你可以走到警察署裏去報告；或是把頭伸到窗口外面用力呼叫；或是招呼一個管交通的警士；或是裝做沒有聽見那個屍體，等什麼別的人來踐踏。這種種方式，都歸到一種結果，就是那兇手卻大概可以安然逃走。但此刻我卻要變換些方式，打一個電話到刑事法院的巨廈裏去。」他旋轉去，向着他旁邊小几上的一架嵌螺甸的法國電話機。他握着聽筒，報了一個號數。數分鐘後，他已和地方律師從電話中接談。

「麥根，老友，好啊。天氣太壞了。是不是？喂，培極民凱爾已被人用不正當的方法送回老家去了。他此刻還躺在白列司博物院中的地板上，頭部卻已碎裂。唉！是的，我知道的確死了。你對於這件事

可有淫蕩的興味嗎？我想我若不通知你，未免不客氣。現在我正打算到那邊去瞧一瞧。喂，喂，這不是抱怨的時間。你也不要太認真。我想你最好就來，我在這裏等你。」他重新把聽筒放好，又把背心靠着椅背。他報告道：「那地方律師將要在近午時到這裏來。我們在那警察們到場以前，大概還有機會可以察勘一下。」他的眼光又注視在史加蘭脫臉上。「是的，你說我熟悉白列司的古物，的確不錯。這件事情裏面，含着動人的可能性，也許是很有趣味的。」他的臉上現着一種深思狀態，似在預料這案子又是罪犯史中的嚴重問題。「原來那前門開着嗎？當你呼叫的時候，也沒有答應嗎？」

史加蘭脫點點頭，但沒有答話。他似乎因着凡士對於他的驚怖的故事漠然地接受，感得昏迷不解。

「院中的僕人們在那裏？他們聽不到你的呼聲的嗎？」

「大概聽不見。他們在屋子別一部分的樓下。要是白列司博士在他書室中的話，那末，祇有他一個人可以聽得見。」

凡士提議道：「你可以擊動前門的門鈴，或到前

面大甬道中去招呼什麼人的呀。」

史加蘭脫承認道：「當真不錯。但老友，你總知道我當時已嚇昏了啊！」

「是的，是的。這當真很自然的。你所處的環境，都使你感覺到蒙着絕大嫌疑。不過你也沒有理由要除掉那個老人。對嗎？」

「唉，我的上帝！我自然沒有這樣的理由！」史加蘭脫的臉色灰白了。「他負擔着全院的經濟。假使沒有他的資助，那末，白列司的採掘和博物院的本身，都辦不了哩。」

凡士點點頭。「當我在埃及的時候，白列司曾把這情形告訴我過。那宅博物院的屋子，不也是凱爾的產業嗎？」

「正是，兩宅屋子都是他的。你總聽得出那裏有兩宅屋子。白列司和他的家族，還有凱爾的外甥小薩美透住了一宅；那博物院佔了另一宅。這兩宅屋子中間，開了兩扇門，互相通連。那博物院屋子的大門，卻用磚堵沒了。因此，這兩所屋子，便變成了一宅屋子。」

「那凱爾住在什麼地方？」

「在一宅博物院隔壁的棕色的石屋子裏。他在那條街上擁有六七宅相連的屋子。」

凡士立起身來，尋思似地緩緩走到窗口。「你可知道凱爾怎樣會注意到埃及古物？這一門不是他本來歡喜的。他的錢常喜歡用在醫院裏面，和購買那剛絲鮑洛學校裏的英國人畫像。他也是一個要購買藍衣孩子畫的人；幸虧他到底不會買着。」

「他的資助白列司，就因着他的外甥小薩樊透惹厭而成的。當白列司在哈佛大學當埃及古物學講師時，薩樊透是他的學生。這孩子畢業以後，沒有事情，老凱爾便供給他的旅行的費用，使他出去有些事做。老凱爾本來很喜歡他的甥兒的。」

「那末，薩樊透從那時至今，常和白列司在一塊兒嗎？」

「當真如此。他們還住在一宅屋子裏。當三年前，他們第一次到埃及去，至今這孩子不會離去過博士。博士又派他做了博物院的副監理。他也合配這個位子。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靠着埃及古物而生活的。」

凡士回到桌旁，按鈴呼叫寇利。他又發出一種習

慣的拖長聲音說道：「這事的情勢裏面確是有可能性的。但白列司的家中還有什麼別的人呢？」

「還有密昔司白列司。你在開羅時見過伊了。伊的年齡比白列司輕得多。伊是半個埃及人，是一個奇怪女子。還有一個埃及的僕人，名叫漢尼。他是被白列司帶來的——或者說得準確些，他是被密昔司白列司帶來的。因為漢尼本來是牟鹽脫父親的舊僕。」

「牟鹽脫？」

史加蘭脫避去了眼光，有些不好意思。他解釋道：「我是說密昔司白列司，伊的閨名叫牟鹽脫亞萌。你總知道在埃及地方，人們習慣地用閨名稱呼女子的。」

凡士的嘴角上略略透出些笑容。「唉，不錯。那末，這個漢尼在白列司家中佔着什麼地位？」

史加蘭脫翹起了嘴唇。「他的地位倒不拘一格呢。他是埃及可伯德族的一支。他曾陪着牟鹽脫的父親老埃塔克隆，到各處去探過險，又曾在開羅博物院中助理編製目錄。埃塔克隆死後，漢尼就做了扶育牟鹽脫的保護人。今年春天，他加入白列司的探險旅行，充當了埃及政府的古物稽查員。他對於博物院中

一切事務，是一個有力的好手。他還知道一些埃及古物學理。」

「他現在可還擔任埃及政府的任何職司嗎？」

「這倒我不知道。不過他若使此刻仍擔任什麼出於愛國心的閒職，我也決不會詫異的。這種人你原不容易測度的。」

「那末，博士的家族中，就是這幾個人嗎？」

「還有兩個美國傭人，一個是管家勃羅希，一個是廚娘亭拿爾。」

這時候寇利走進書室裏來。

凡士對他說道：「寇利，我對你說，有一位老紳士被人謀殺在這裏附近，我要去瞧瞧這個屍體。你給我拿一套深灰色的衣裳來，還拿那頂培達克帽子，領帶當然是要深色的。喂，寇利，先弄些車厘酒來。」

「先生，遵命。」寇利淡然地接受這個消息，好像謀殺事情在他的眼中竟像家常便飯。接着，他就逃了出去。

凡士問道：「史加蘭說，你想有什麼理由，蘭蘭竟會這樣子被人謀害？」

史加蘭脫疑遲了一下，皺着眉峯答道：「我想不到。」

第一章 謀殺案

出。他是一個和善寬容的老人，雖然有些兒誇大和喜歡虛榮，但也和藹可親。我對於他的私人方面的狀況並不深悉。他也許是有什麼結怨的仇人的。」

凡士提議道：「雖然如此，但他的仇人決不會跟着他到博物院去，然後在這個奇怪的地方發洩他的仇恨。因為那地方任何人都可以走進去的啊。」

史加蘭脫突的坐直了身子。「那末，你可是以為有什麼屋子裏的人——」

「我的好朋友——」

這時候寇利拿了車厘酒進來。凡士便斟了三杯。我們喝乾了酒，凡士便道了一聲歡出去更衣。他的更衣的時間，約有一刻鐘功夫。這會兒史加蘭脫兀自不安地在室中踱來踱去。他丟了他的紙煙，燒着他的一筆泥煙斗，煙味卻非常濃烈刺鼻。

凡士回進書室的時候，我們屋子外面忽有烏烏的汽車喇叭聲響。麥根已在下面等我們了。

我們起身向書室門口進行的時候；凡士向史加蘭脫問道：「蘭蘭是不是習慣地在每天早晨的這時候到博物院去的？」

「不，這是最難得的。因為白列司博士曾和他約

定，今天早晨要和他商量上一次遊歷的經費問題，和討論下一次的繼續發掘問題。」

凡士無意似地問道：「這個約會你本來知道的嗎？」

「正是，知道的。昨夜裏我們一塊兒在製造報告的當兒，白列司博士用電話和他約定的。」

凡士已走進了甬道。「唉，唉。那末，還有別的人也知道凱爾在今天早晨要到博物院去的。」

史加蘭脫停了脚步，顯出驚異的神氣。他吞吐着道：「你莫非當真以為——」

凡士已走下樓梯，自顧自地問道：「還有什麼別

第二章 賽克梅脫神的復仇

（七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麥根帶着抱怨的神氣和凡士招呼。他冷然問道：「這是什麼一回事？我正在參加一種重要會議。」

凡士一壁踏上汽車，一壁緩和地接口道：「會議固然重要，但此刻請你來的原因，卻是一件更重要的詭秘的謀殺案。」

的人聽得這個約會呢？」

史加蘭脫跟在他的後面，目光下垂，似乎非常困惑。「讓我想想看。昨夜裏有薩樊透，漢尼，和——」

「對不起，請不用猶豫。」

「還有密昔司白列司。」

「那末，除了勃羅希和亭拿爾以外，不是家裏的人都聽得的嗎？」

「是的，不過你須知道他們的約會，本定在十一點鐘。但這老頭兒在十點半以前已被人殺死了。」

凡士喃喃地咕着道：「這是最值得注意的。」

麥根很有意思地向他瞟了一眼，便吩咐那汽車夫開足可能的速率，向白列司博物院進行。他分明已認識凡士驚惶的表示。因為凡士外表上的輕佻，適足以反映他內心中的嚴重。

麥根和他已做了十五年朋友。凡士在麥根所擔任

偵查的好幾件罪案上，曾出力幫助過。故而在實際上，麥根如果遇到了比較複雜的案子，他總有賴於凡士的助力。

這兩個人的秉性可算是絕對相反的。麥根是一個嚴肅，爽直，莊重，和略有些兒拘執的人。凡士卻很溫文，富於幻想，和外表上的帶有譏諷態度。他是一個美術的愛好者，對於社會和道德問題，卻絕少直接的注意。因着他們秉性上的不同，彼此卻反結成了密切的朋友。

從我們那裏到博物院，距離不遠。史加蘭脫重新簡略地把他發現兇案的經過說給地方律師聽。

麥根留心地傾聽。一會兒，他瞧着凡士說話。

「這自然說不定是一種匪棍們的舉動，或許有什麼匪盜從街上闖了進去。」

「唉，我的姑母！」凡士嘆了一口氣，又鬱鬱地搖着頭。「你總知道匪徒們不會在白晝闖進人家屋子裏去，更不會用了石像敲碎人的頭顱。他們至少總會帶着他們自己的兇器，並且行兇的地點，也一定會找一個比較靜僻的所在，以便減少被人瞧見的危險。」麥根嘆着道：「好，無論如何，我已通知了海

斯警佐。他不久就要到哩。」

在第四薩路和二十街的轉角，我們的汽車停止了。一個穿制服的警士，站在街角報警箱的面前，他一瞧見地方律師，立即立正了行禮。

麥根吩咐道：「警士，到門口去。我們或許用得着你。」

我們到了博物院面前，麥根吩咐那警士站在石級盡端，我們就從這石級上去，進了那雙扇的前門，踏進那間交通中樞的小間。

這兩宅屋子的狀況，史加蘭脫已簡略地給我們說過，那時候我又仔細地在腦子裏默記了一下。每一宅屋子的前面，各有二十五呎空地。那屋子都是用棕色的平面石建築的。右面的一宅並沒有過道，顯見原有的門口已經堵沒了。這宅屋子的下面的一層，連窗口也沒有一個。但左面的一宅屋子，卻並不會改造過。這屋有三層樓，門前有一組寬大的石級，附着石質欄干，直通第一層樓。至於那地窖一層，也像別的屋子一般，是比街面略略低些。這兩宅屋子的結構，在當時可見是完全相同的；此刻因着曾經改建，變成了一個門口，故而使人認做是一宅屋子了。